

“我记忆中的年味”征文

正月里的年味儿

■军旅生涯■

高山哨所除夕夜

1981年春节前夕,时任团政治处宣传股新闻干事的我受命到一个高山哨所同战士一起值勤。腊月三十下午,我随连队送给养的卡车,来到了距部队营房三十多公里的高山哨所。

到达哨所时,已经临近傍晚。我同两名值勤的战士张罗包饺子、准备年夜饭,因为这里没有照明设施,天黑之后做饭就成了难题。夜幕降临,漆黑的夜色包围了孤寂的哨所,我与哨所两名战士在山洞口严密注视着警戒方向。

这个哨所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值勤点,除去一个藏身的山洞,没有任何配套设施。受当时条件所限,这座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高山没有水源,吃水要到山坡下的小河里去打,冬季则要融化冰雪取水饮用。山洞里没有柴灶,做饭全靠一个简易的煤油炉子,没有电,夜间照明主要依靠手电筒和蜡烛。生活用品、粮食、蔬菜等给养,由连队每月运送一次,车运到山下,再由人背上山来,因此很难吃到新鲜蔬菜。

那天夜里,我们三人聊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一阵声音唤醒了睡梦中的我,原来,大年初一给哨所拜年的“不速之客”,是一场大雪。雪过天晴,我们站在山顶,整理好军装,对着自己家乡的方向,深情而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艾立起/文

村虽没有大鼓,却有一架大秋千。每年腊月下旬,村里便架起木杆,挂上铁链,一直玩到正月才拆除。荡秋千时,大家总爱比试高低。有位本家哥哥身手灵活,几下就能荡到与横杆齐平,然后在一片惊叹声中从容落地,他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比英武的模样。偶尔,还有魔术杂耍艺人进村表演,为正月里增添了几分欢乐。

喜庆的日子在欢声笑语中悄然流逝。冰雪消融,草木萌发,孩子们迎来开学,春天,也悄悄来到了人间。

刘建业/文

一年之中,最热闹的节日,莫过于春节了。小时候,年味儿从“腊八”便悄然开始,一直延续到“二月二”龙抬头,才算真正落下帷幕。

大年初一,清脆的鞭炮声唤醒沉睡的孩童。大家睡眼惺忪地换上新衣,新衣好穿,新鞋却难穿。那时的棉鞋多为手工缝制,清晨总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穿上,脚往往被卡得生疼,好几天都不舒服。即便如此,孩子们依旧满心欢喜,跟着大人挨家挨户拜年。天刚亮,同族的男女老少便聚在一起,穿梭在前街后巷,为村中

■似水流年■

小时候,我们老家一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蒸面灯。蒸面灯寓意着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家人顺顺利利。

面灯的做法很简单,用普通面粉和豆面按照3:1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用冷水和成稍硬的面团。把面团和到比较光滑以后,再揉成擀杖粗细的长条状,用刀切成均匀的小剂子。接下来就开始给面灯做造型了,做得比较多的是普通的烛台形状。只见面团在妈妈手里,三两下就变成了一个压扁的“烛台”,下部是“烛台”厚厚的底座,上面是浅口灯盏。最后,妈妈在面灯的外侧捏出一圈棱角。据说面灯的数量是有

长辈拜年。几支队伍常常在门口或街口不期而遇,彼此逗趣说笑,热闹非凡。进门之后,一声声“大伯大娘”“爷爷奶奶”亲切响起,长辈们连忙迎出屋,拿出香烟、瓜子与糖果,热情招呼。众人纷纷行礼,长辈连忙阻拦:“别磕啦,来了就行!”大家笑着回应:“一年就这一回,该磕一个。”寒暄几句,队伍便转往下一家。那时的我,总悄悄跟在队伍末尾,等人都跪下,我便轻轻一蹲,等人起身我也跟着站起,一趟下来,裤腿干干净净。这件事后来被兄弟告诉母亲,母亲笑

个不停,还直说我机灵。

大年初二,走亲访友正式开始。我们弟兄几个先去本村姥姥家,再和堂兄弟一同前往大孙村、南高村的姑姑家,以及本村老舅家。有几年,我还和堂兄一起在姑姑家小住,一直玩到正月十五过后。每年去城北王家村的姑姑家,都是我期盼的事。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藕,还天真地以为是带窟窿的白萝卜,引得表兄表哥们哈哈大笑。我跟着表兄们四处玩耍,敲过村里的大鼓,胳膊酸了好几天;看过耍杆子表演,红缨枪列队舞动,气势十足。我们南宫

正月十五蒸面灯

讲究的,代表一年中对应的月份,所以要蒸上十二个,分别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蒸熟后看面灯里蓄的蒸汽水,哪个面灯里水多,就代表今年这个月份的雨水足,哪个里面水少,就说明这个月份干旱。

除了普通的烛台面灯,妈妈还要给家里每个人做一个生肖面灯,有兔子、龙、蛇等,有时候也会做一些猪、刺猬等动物的造型,每一个都做得惟妙惟肖,但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背着一个灯盏。面灯蒸熟后拿出来放凉,然后找根火柴缠上一小段棉线,插到面灯中间当作灯捻。最后,往面灯里倒上油,就可以点了。

面灯除了有吉祥如意的寓意,也是我们小孩子元宵节的玩具。正月十五晚上月亮出来,孩子们就开始呼朋引伴。我也赶紧挑选一个好看的面灯,让妈妈给点上,急匆匆地端上面灯加入“大部队”。当时农村没有路灯,大家端着面灯在村里四处逛,各个角落都照得亮堂堂的。大家还聚在一起,评比谁的面灯好看,谁的面灯亮,谁灯里的油多。玩到后来,没好好吃晚饭的小伙伴,闻着被油火烤过的面灯的香味,开始拿着面灯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往往是人还没回去呢,面灯就吃完了。回想起来,那滋味真比现在的烧烤还要香呢。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有了纸灯笼和各式各样的电灯笼,我们不再端着面灯出去玩了。可妈妈依然每年都会蒸上十二个,端着面灯四处照一照,说是可以驱赶邪气,保佑家人一年健康如意。近几年妈妈年龄大了,不再蒸面灯了,村里蒸面灯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对我来说,这独有的“元宵味道”只能在记忆中追寻了。

王利娟/文

编辑提醒: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真实、可信,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limengcts@sina.com

■图说往事■

难忘的家庭春晚

我家曾多次举办家庭小春晚,其中1996年的家庭春晚最让我难忘。

那年,我们全家三代11口人齐上阵,节目自编自演,年味、亲情味格外浓厚。孙女、外孙子、外孙女既是导演、主持人,又是小演员。孩子们的表演非常精彩,尤其是舞蹈《三个和尚》,生动有趣,给全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图为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在晚会上表演节目。



周瑞海/图文

■记忆深处■

三块带鱼

1991年春节是我进城过的第一个春节。那时我上班不到三个月,对单位情况刚刚熟悉,工资很少,置办完被褥、日用品和衣服后,所剩无几。临近过年,我犯了难,身上没什么钱,过年还得额外花钱。

有一天下班,厂长说,过年放假值班每天补助一元钱,谁愿意值班,就跟他说明。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就去找厂长,怕晚了没有值班名额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厂长也在为安排春节值班头疼,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过年留厂值班。我那年23岁,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城里过年,还真想趁机体验一下。到了大年三十,原想着城里跟农村一样热闹,可那时不像现在,店铺都关门了,大街上除了偶有匆匆而过的汽车,很少见到人,也只有每家门上大红的

春联在告诉我,现在是过年。我转了一圈,心中不免有些失落,于是回到厂里,打开电视消磨时光。

我一个人看着电视,吃着瓜子,炉子上煮着茶,也挺有滋味。不知不觉,在远远近近的爆竹声里就到了初一早上。这时有人敲门,是厂长来了。他拿了一瓶啤酒,用塑料袋装了三块炸好的带鱼,一再对我留厂值班表示感谢。打开装带鱼的塑料袋,那个香啊。说实在的,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带鱼。

随后,我在蜂窝煤炉子上焖了一小锅米饭,米饭快熟时,取一块带鱼放在饭上。那三块带鱼我舍不得一次吃完,准备分三顿吃,让年味保留更长时间。那顿饭,让我体会到与农村不同的过年滋味。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可那三块带鱼带来的年味,至今难以忘怀。冯燮/文

图说
核心价值观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